前　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这是日本侵略者推行其大陆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

一八九〇年长州军阀山县有朋当首相之后，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因而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进而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沿着这条侵略政策，通过甲午中日战争，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通过甲辰日俄战争，并吞了朝鲜，在我国东北攫取了大连、旅顺、金县、复县，称其为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派来了驻屯军。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为了加紧推行其“大陆政策”，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在东京召开所谓“东方会议”,提出什么“满蒙积极政策”并向日皇陈奏。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尽管日本官方至今仍不承认这一田中奏折的存在，但历史已雄辩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行径，是完全沿着这条轨道走的。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在东北发出巧电，拥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蒋介石，呼吁和平统一，随之推翻了汪、冯、阎扩大会议，北军开入北平。日本帝国主义者因畏二十二日派东惧中国和平统一，妨碍其侵吞中国之野心，更加快了侵占满蒙的步伐，时隔一年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我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刻，每个人面前都摆着爱国与卖国、抵抗与退让、抗日与投降的问题。卖国贼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导致整个东北沦陷。张学良在军事上、思想上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避免冲突，妥慎应付，相机处理。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和爱国官兵的抗日情绪冲击下，国民党营垒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停止内战，抵抗日本侵略，并且纷纷参加抵抗日货运动。爱国官兵违背国民党蒋介石的意志，奋起抗战，打击了侵略者。在东北以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部分东北军官兵为主，加上各地民团、保安队、警察队、大刀会、红枪会等武装组织相继组成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义勇军。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在港澳同胞和南洋华侨、海外同胞的大力支持下，在救国会和后援会的帮助下，为收复失地，英勇战斗，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其中，以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冯占海、王德林、唐聚伍、郑桂林、耿继周、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高文彬为首的义勇军更为突出。一九三二年夏，东三省（辽、吉、黑）义

勇军全盛时期其数曾达三、四十万人之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马占山首当其冲，在江桥（嫩江桥）抗战中敢于抵抗来犯之敌——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一时称其为民族英雄。继而东北各地义勇军纷纷起来抗战，打击了日伪军，使敌人遭受很大损失。但是，义勇军毕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坚强的抗日武装，由于它不依靠人民的力量，受蒋介石不抵抗 政策的毒害，其内部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为时年余，大部分溃散、瓦解，便以失败告终。但是，其中极少数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抗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因而打败日本侵略者，光复东北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身上。

“九一八”前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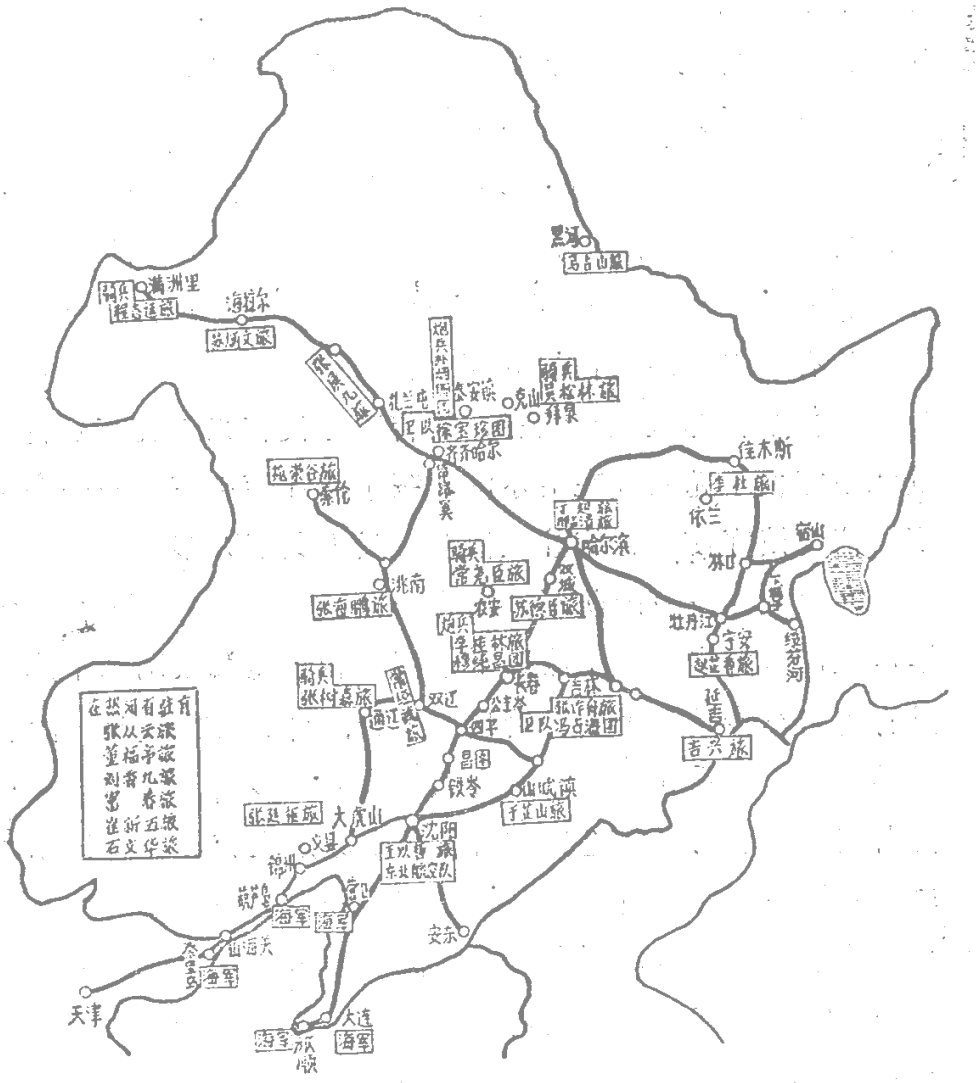
张学 良

一九三〇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相继数月胜负不决之际，张学良发出拥护蒋介石呼吁和平的巧电，并将东北军主力于学忠、王树常编组为第一、第二军进关，帮助蒋介石战胜了冯、阎。对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感恩不尽，于一九三一年一月诏令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北平（北京）设立行营和总司令部，训令所有辽、吉、黑、热、察及河北、山西八省的军队归张学良节制。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住在北平的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会，蒋介石亲自带文武官员隆重欢迎。

一九三一年七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为代表的广东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内战。此时，在中原大战后投降于张学良后来驻在顺德一带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会议的收买，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成（张学良的堂弟）通电反对张学良。所以，张学良为平定石友三的叛乱，又从东北调四个旅进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想利用石友三和阎锡山的叛乱，颠覆张学良的势力，把华北、满洲一举解

决。但是，由于阎锡山说而未动，石友三战败于石家庄的宇陀江，此妄想以失败告终。

“九一八”前夕东北在军事上处于非常空虚状态，用东北军将领们的通俗而形象的比喻来说：“不但把棍子拿出来了，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东北军国防军步骑兵二十七



“九一八”前夕,东北军分布示意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旅中驻在东三省的仅有八个旅，另外还有省防军、警察、东北海军、东北屯垦军等共十二万左右。其分布情况如下：

在辽宁省驻有国防军步兵三个旅，骑兵一个旅。步兵王以哲旅驻在沈阳北大营，张廷枢旅驻在锦州义县，常经武旅驻在洮南、昌图一带，骑兵张树森旅驻在通辽。省防军二个旅，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旅驻在洮南，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驻在山城镇。另外还有警察大队（警察处长黄显声）二千余人，各县宪兵二千余人。共有五万多人。

在吉林省驻有国防军步兵三个旅，骑兵一个旅和炮兵团、卫队团。步兵张作舟旅驻在吉林，邢占清旅驻在哈尔滨，苏德臣旅驻在双城；骑兵常尧臣旅驻在农安；炮兵穆纯昌团驻在长春，卫队团冯占海驻在吉林。省防军驻有五个旅，吉长镇守使李桂林旅驻在长春，延吉镇守使吉兴旅驻在延吉，滨江镇守使丁超旅驻在哈尔滨，绥宁镇守使赵芷香旅驻在宁安，依兰镇守使李杜旅驻在依兰。兵力共三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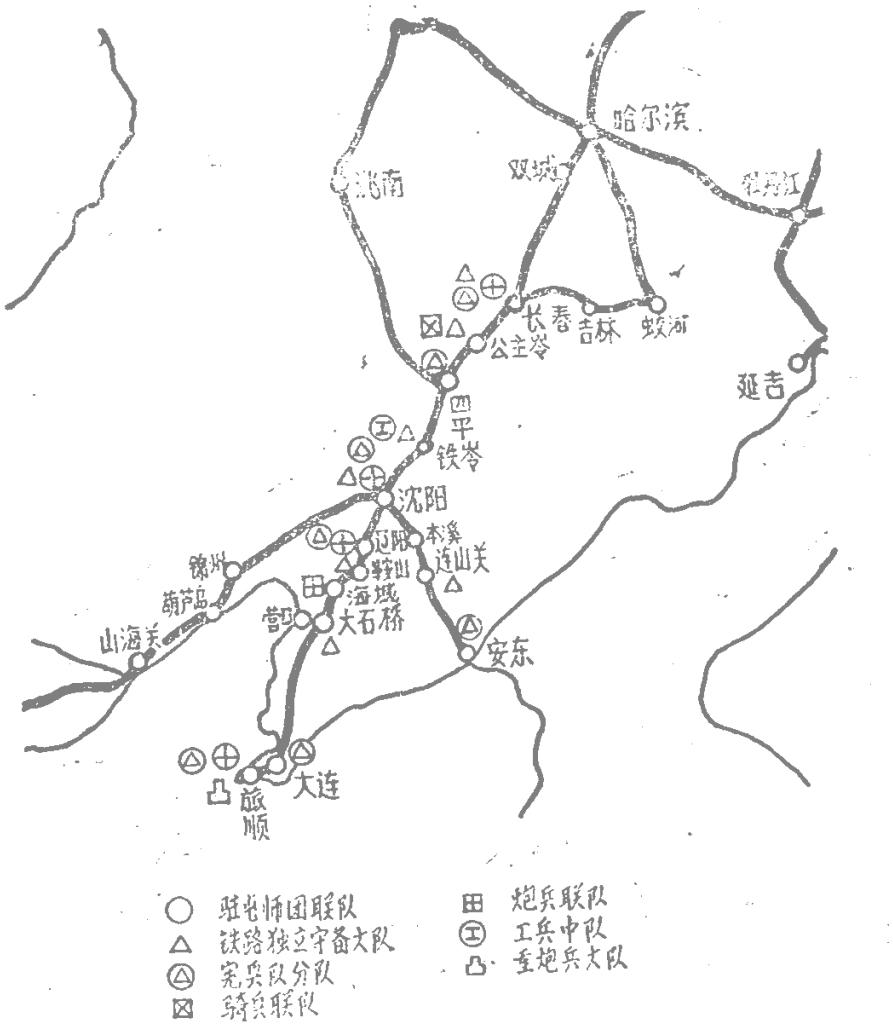
在黑龙江没有国防军，因为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张学良把仅有的步兵二个旅即王永盛旅和于兆麟旅调到平津，只有省防军步兵三个旅、骑兵二个旅、卫队一团、炮兵一团、工兵一营、辎重兵一营、保安队二大队。步兵黑河镇守使马占山旅驻在黑河，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旅驻在海拉尔，张殿九旅驻在扎兰屯、昂昂溪；骑兵程志远旅驻在满洲里，吴松林旅驻在克山，拜泉；卫队徐宝珍团驻在龙江；炮兵朴炳珊团驻在泰安镇；工兵刘润川营驻在龙江；辎重兵孟宪德营驻在龙江；保安一大队王克镇部驻在绥化，二大队陈海胜部驻在大赉。兵力共四万多人

另外，东北屯垦军司令苑崇谷部七千多人驻在洮索铁路沿线；东北空军航空队共三百多架飞机，其中在沈阳，有七十多架；东北海军一万多人分驻在大连、旅顺、营口、秦皇岛、胡芦岛，但是以营口、秦皇岛、胡芦岛为基地。

除了东三省外，还在热河省驻有步兵张从云旅、董福亭旅、刘香九旅、富春旅，暂编骑兵崔新五旅、石文华旅，骑兵汤玉书团，炮兵汤玉铭团，工兵汤玉福营等，共三万多人。

“九一八”前夕，在东北日人二十多万，日本关东军驻东北总数为一万五、六千人，分布在关东洲和南满铁路沿线。关东军直属日本天皇。在日军编制上，关东军司令部的职权很大，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并可当机立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司令部设在旅顺。关东军下辖驻屯师团、铁路独立守备队、旅顺要塞司令部、关东宪兵队。驻屯师团为多门二师团，司令部设在辽阳，下辖长谷部三十八旅团、天野三十旅团、骑兵联队、炮兵联队、工兵中队和装甲汽车队等。长谷部旅团第四联队驻在长春，第三十联队驻在旅顺；天野旅团第十六联队驻在辽阳，第二十九联队驻在沈阳，骑兵联队驻在公主岭，炮兵联队驻在海城，工兵中队驻在铁岭。独立守备队司令为森连，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辖六个大队，分驻在公主岭与长春、沈阳、大石桥、连山关、铁岭、鞍山等地。关东宪兵队队长三谷清，本部在旅顺，宪兵队分队驻在旅顺、大连、辽阳、沈阳、四平街、长春、安东等地。另外，关东军在大连和铁岭还设有陆军仓库的本库和支库，在旅顺、辽阳、铁岭设有卫戍医院的本院。

除了关东军外，在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内田康哉的主谋之



“九一八”前夕,日本关东军分布示意图

下，在满铁内部以满铁公司卫生课长金井章三、文书课长中西敏宪为首，组织了一万多人的“在满日本青年联盟”。“在满日本青年联盟”实际上是关东军的后备部队，一般叫它为在乡军人。他们经常以开会、通过决议等形式，狂叫什么“满蒙是我们日本人的满蒙”，“满蒙是我们日本大和民族的生命线”，要“以鲜血保护它”。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鲸

吞东北的狼子野心。又以笠木良朋为首组织了一个一千多人的“雄峰会”，这是专门以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大亚细亚主义者的组织，他们鼓吹什么“拯救亚洲民族的任务，划时代地落在日本民族的肩上”等谬论。这个组织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将来统治东北而成立的文官后备队。

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东北，于一九三〇年七月三日开始举行了以关东　高级参谋板垣、作战主任石原为总裁官的关东军参谋现地演习，研究了从大连到长春的作战计划。同年十月，在辽西举行了作战演习。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新任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就职后，他首先与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阪垣讨论了所谓对满洲时局的根本对策，即侵略我国东北的阴谋。随后，自九月七日至九月十八日巡视了旅顺、大连、大石桥、海城、鞍山、连山关、烟台、本溪、沈阳、铁岭、公主岭、长春、辽阳等地的关东军驻军部队、仓库、医院，检阅了部队，观看了出动演习和上货演习。尤其是九月十五日他在沈阳检阅了二十九联队和独立守备二大队（岛本中佐）、宪兵队、特务机关组成的夜间出动演习，第二天九月十六日，他又检阅了二十九联队。与此同时，他在九月八日密令日本在乡军人万余名分别集中于沈阳、长春、哈尔滨，并发给了枪支。又从旅顺运来二十四厘米的辎弹炮急忙安装在沈阳，准备炮击我北大营驻军。

在关东军霍霍磨刀之际，一九三一年八月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王以哲旅长召开了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的会议，分析了当时关东军的情况，与会者认为吉少凶多，日军将要发动武装侵略，应立即报告张学良，准备相应对策。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王以哲亲自携带有关关东军的情报材料赴北平。王以哲在北平见到张学良汇报情况之后，请求驻关内的一部分东北军调回东北，以防万一。张学良闻此情况，认为事关重大，又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八月十六日，卖国贼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了“铣电”，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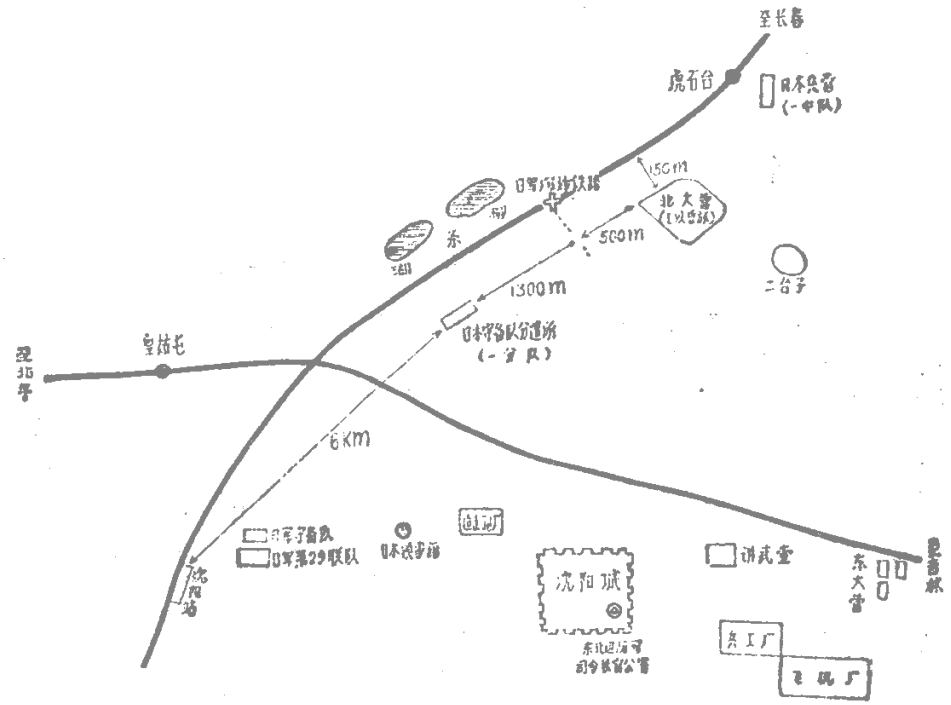


王以哲

张学良把此‘铣电’转告驻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要求遵令。但是，东北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所以，九月十五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说：多门师团的部队开到南站，日本在乡军人都发了武器，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并问他是准备抵抗，还是屈膝求和。张学良说：“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张学良遵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不顾三千万东北人民的生存，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面前采取退让态度。可见，狼要入室，东郭先生还在发善心，结果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很顺利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大好河山。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

九月十八日晚十点半，日军在沈阳挑起了柳条湖事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旅顺接到高参板垣从沈阳发来的报告后，立即命令二师团出兵沈阳，接着命令全线出动进攻东北军。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三十分，日军在沈阳爆炸铁路，挑起柳条湖事件的地点示意图

此时，东三省处于群龙无首之局。张学良及其部下高级将领大多数早已进关在北平。张学良于五月二十八日从南京回北平，忽患重伤寒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到九月上旬虽然

开始痊愈，但仍在医院休息。东北边防军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去北平对张学良探病，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因父丧回原籍锦州小岭子。因此，在东北的只有辽宁省主席藏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在沈阳，东北边防军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在吉林，东北边防军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在齐齐哈尔，但是，他们没有在非常事件时单独决定权。这种情况，对日军是非常有利的。

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由于蒋介石推行其卖国的不抵抗政策，加上卖国贼的出卖行径，日军闪电般地占领了安奉路（安东—— 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以及吉林、洮南、敦化、郑家屯等城镇。

十八日晚十一点，日军天野旅团第二十九联队和守备队第二大队进攻了驻沈阳北大营的王以哲旅和沈阳城。因为，当时王以哲不在营中，所以参谋长赵镇藩立即请示荣臻如何处理。荣臻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但是荣臻也怕其后果，亲自给张学良去电话请示时，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说：“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在敌人的屠刀面前，绝大多数官兵没理荣臻的命令，团长们也没有下达此命令。日军逼近营垣四周铁丝网时，爱国官兵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中校以下官兵二百九十多人伤亡。在敌人包围之中，求援无望（调驻洮南的常经武旅也来不及）的情况下，该旅组织了突围，撤退到东山嘴子，然后赵镇藩率全旅，克服日军步、骑、空军的追击

往山城镇转移了。此时，团以下官兵们不知道这正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所以盼望兄弟部队来增援，飞机来助战，要与日军决战。三日后，该旅到了山城镇，本想在那里解决补给和冬服问题，但于芷山心怀鬼胎，怕丢地盘，怕日军追来烧其身，答应给该旅解决给养和冬服，但要求其要离开此地。于是，该旅离开山城镇，经大虎山到了锦州，不久又开进山海关，进驻清河镇大楼休整。

沈阳市二千多名警察和公安队英勇抗击日军，死亡一百八十余人，伤三百余人后，由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飞带领，携带武器和弹药退出沈阳，经新民到了锦州。藏式毅被日军软禁，荣臻和黄显声（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化装去北平。

十九日，沈阳沦陷，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长谷部旅团的三十联队从旅顺到了沈阳。日本侵略者在沈阳虏去大批作战物资。我东北兵工厂一处损失了步枪九万余支、各式机关枪二千五百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六百五十余门；迫击炮厂损失了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余门；东北航空处损失了各种飞机二百六十架，当时能飞的四十二架飞机也在不抵抗政策的毒害下丢给了日军，其外损失粮秣、被服、枪弹、炮弹不计其数。

十八日晚，日军在沈阳开始炮击北大营不久，藏式毅用长途电话将日军进攻沈阳的消息告知了熙洽。驻长春的李桂林又奉熙洽之令将该旅付冠军一营留驻长春外，宋国荣营仍驻盘石县，其余全部进驻了双阳县。因此，在长春南岭驻有炮兵穆纯昌团、步兵张作舟旅的任玉山团和马锡麟团辎重兵

一营，二道沟驻有李桂林旅付冠军营，城内还有一个机枪连。当天晚上，日军把驻公主岭的骑兵联队调到长春，由驻长春的长谷部旅团第四联队长大岛统一指挥。十九日拂晓五点多钟，日军袭击了付冠军营，用机枪封锁了子弹库，在双方交战中付冠军受重伤（后因伤重牺牲），官兵伤亡颇重，最后一部分被缴械，一部分撤出防地。驻在南岭的穆纯昌和任玉山得到日军来犯的报告后，立即电请吉林，熙洽指示说：“急速撤走，不准抵抗”。但此时重武器库已被日军控制，所以只携带少数轻武器突围，且战且走，死伤惨重，炮兵穆纯昌团撤到新立城，步兵任玉山团二个营撤到东稗子沟，缴去炮三十六门，枪三千余支。马锡麟团的一个营也在十九日晚由马锡麟率领撤到乌拉街。日军去缴械吉长铁路警务段的武装警察时，百多名警察奋起还击，展开激烈战斗，双方均有不少伤亡。

日军在沈阳、长春交战中被打死打伤二百多人。十九日，日军在安东解除了军警商团武装，缴一千多支枪，没收了停泊在鸭绿江的‘海龙’、‘靖海’等炮舰，缴了机铳十二挺、炮弹三百发、小铳十二挺、炮弹一百二十发；在凤城缴了驻防军与公安局的大枪六百支、迫击炮十门、机枪六挺、弹药十余万发，俘军警四百五十名；在营口缴了警察的枪械；在海城缴了公安局和保安大队的枪弹，同时占领了抚顺、开原、辽阳、本溪、盖平、复县、四平街、昌图、公主岭等地。

十九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密电说：“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等语。（按：张学良把此电留置于手

中，后来又做小口袋密藏此电带在身上。在“双十二”事变时张学良曾以此电出示杨虎城、王菊人等人，后在南京遭遇军法会审时，也曾将此电拿出说明了不抵抗的责任。）因此，张学良继续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二十日，本庄繁决定派多门二师团进攻吉林，多门率其天野旅团到了长春。同日下午，卖国贼熙洽命令驻吉林省城的张作舟旅、冯占海卫队团撤出省城数十里外待命，同时派张燕卿（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携密逐赴长春，向多门表示了甘心卖国投降。因此，张作舟率刘宝麟、夏鸿漠二团撤至乌拉街，冯占海率其步兵三个营、骑兵营、炮兵营、迫击炮连、重机枪连以及通信连撤至永吉县官马山地区。二十一日下午，多门带天野旅团在熙洽的卖身投靠下不发一枪，不损一卒，占领了吉林，掠夺了军械厂的大批枪弹和官银号的大批库银。二十二日，日军天野旅团继续沿着吉敦路进犯，先后占领了蛟河、敦化，缴了警察和保卫团的武装。

日军二十二日占领辽源后，二十四日派长谷部旅团三十联队沿四洮线进犯，当日占领了郑家屯，接着二十六日五百多名日军进入了洮南。驻在昌图、洮南一带的东北军常经武旅从十九日起奉命撤退，经法库去锦州，同时驻在通辽的东北军骑兵张树森旅也奉命撤退去锦州。

死心塌地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仍然不顾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顽固地坚持其不抵抗政策。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往南京见蒋介石请示对策时，蒋介石即告诉万福麟说：“你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当时，对

蒋介石来说正处在热中于内战时期。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从七月一日起自任总司令，调集三十多万兵力，采取所谓“长驱直入”的战略，对我党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围剿”，但是到九月中旬以失败而告终。在蒋介石拘押胡汉民后，激起了两广国民党政府独立。蒋介石恐怕两广方面利用“九一八’事变之际发动内战,推翻其政权,所以,他宁愿丢失东北，也要保存自己，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要求张学良听从指挥，忍辱负重，并且于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向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讲话，为其不抗日作了诡辩。

处于国难家仇，丢失老家的张学良深受蒋介石的毒害，惧畏日本侵略者，不敢出兵抗日，妄想靠国联赶走日本侵略者。他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张学良自从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后，一九三○年率兵进关为蒋介石出一臂之力打败了冯、阎军阀，得到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头衔之后，甘心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因此，他在矛盾丛生之中还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使原驻在辽宁省的除了于芷山旅和张海鹏旅外全部召回到日军尚未来犯的锦州附近和关内，驻吉林省的东北军离开原驻地待命。

日军利用很短的时间，相继占领我东北南满铁路、安奉

路、四洮路、吉敦路沿线以及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之后，考虑到国际联盟的谴责和关东军兵力的薄弱，而采取暂时停止扩大战区，着手巩固已占领区的方针。本庄繁为了防止长春、吉林以北吉林军的反攻，把多门师团的一部分留驻吉林、长春一带，同时为了防止撤至锦州方面和关内的东北军来犯，把从朝鲜增援来的日军十九师团三十九旅团（嘉村）和一些独立守备队派往巨流河附近进行监视。同时，为了巩固占领区，用以华治华的方法进一步侵占我东北，积极拉拢汉奸组织伪政权，和伪组织，诱降残留在各地的东北军将领。

辽宁省汉奸袁金凯、于冲汉、赵欣伯、阚朝玺等于九月二十四日组织了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搜罗一千多人，成立了武装保安队，活动在满铁沿线的六、七个县。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之下，洮南镇守使张海鹏于十月一日发表了伪独立宣言，东边镇守使于芷山也于十月十三日发表了伪独立宣言，后来其部下唐聚五率部分官兵在桓仁参加了抗日。十月初，关东军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任为东北自卫军司令，驻在盘山沙岭镇，并派浪人仓岗繁等十五人当顾问，企图收买胡匪，扰乱镇洲。当时，大凌河以西和热河省仍处于东北军管辖，九月底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在锦州开始办公，张作相任司令官，米春霖任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把骑兵张树森旅、步兵常经武旅和张廷枢旅沿大凌河（锦州以东三十五里处）布防，维持辽西一带的秩序，让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三个总队驻在三屯附近（锦州北二十里处）整训。驻在辽宁省洮索路沿线的东北屯垦军苑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